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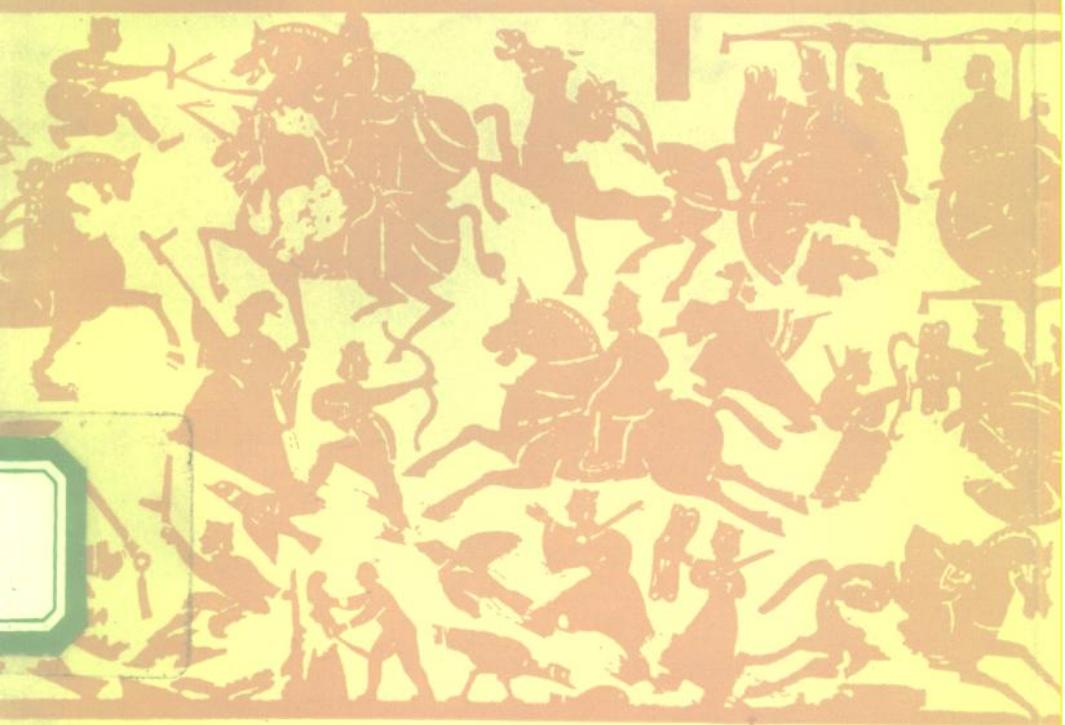
QIANQINSHIQIANQINSHI QIAN

前秦史

QIANQINSHIQIANQINSHI QIAN

蒋福亚 著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K22
17

86064



200415167

前 秦 史

蒋福亚 著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京)新登字208号

DM55/21

前 秦 史

蒋福亚 著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外花园村)

全国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市燕山联营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25 字数：267千

1993年4月北京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500册

ISBN 7-81014-653-X/G · 525

定价：7.70元

前　　言

氐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的少数民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曾相继建立过前仇池国、前秦、后凉、后仇池国等政权，后来逐渐和汉族融合在一起了。前秦的建立及统一北方，无疑是氐族历史上最光辉的阶段。

魏晋南北朝内徙的诸少数民族，在生产和社会制度方面虽然比汉族较为落后，但他们同汉族一样，都各有自己的优点，勤劳勇敢并富于进取精神，所以当他们内徙、接受了汉族的先进文化时，他们统治者的治绩，就有了很大进步，有的甚至不比我国历史上的一些明君圣主的统治逊色多少，以致有些封建史学家赞叹说：“古之为国，曷以加诸！”尤其是前秦，这个在十六国时期唯一统一了北方的政权，它前期的几个统治主，特别是苻坚，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苻坚统治前期，“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人思劝励，号称多士，盜贼止息，请迁路绝，田畴修润，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备。”呈现出东汉后期以来少有的兴旺发达景象。保存至今的《苻坚时关陇人歌》这首民谣，以欢快的情调歌颂了这时的统治：“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苻坚是内迁少数民族统治者中倡导汉化、促进民族融合、取得相应成果的先行者中的一个。他使前秦成为当时中国境内经济文化恢复发展最迅速，政治较清明、行政效率最高、最有规模气度、最富生气的一个政权。前秦的文物礼仪，甚至连以正统自居的东晋也望尘莫及。他的许多措施不仅对十六国后期许多少数民族政权有巨大的影响，就是在魏孝文帝的改革中，也能见到

某些影子。

氐族苻氏集团怎样由偏居西北一隅的一个小部落，历经迁徙、建立前秦、发展壮大，进而统一北方的？前秦在这一时期民族融合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及所处的地位如何？庞大的前秦帝国何以淝水惨败并倾刻瓦解？等等，是本书在叙述前秦兴衰存亡全过程中重点探讨的问题。书中汉晋之际的氐族，道安本无宗的介绍，主要是归纳目前史学界的学术成果，自己的心得体会甚少，只是在个别地方提出一些肤浅的看法，或者稍作补充而已。书中汉魏之际氐族内迁对关陇经济恢复所起的作用、苻生的评价、特别是目前史学界争论颇大的前秦政权及淝水之战的性质诸问题上，我都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也许，我的观点很难站住脚，但我希望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和同志们交换意见。

本书是在师友们的一再鼓励下写就的，限于功力和水平，挂一漏万，错误之处谅必很多，在此，我恳切地希望得到历史工作者和历史爱好者们的教正。

1989年12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汉晋之际的氐族	1
第一节 氐族.....	1
一、汉代氐族活动地域.....	1
二、氐族的经济生活及若干特征.....	4
第二节 氐族的迁徙.....	11
一、汉魏之际氐族的迁徙.....	11
二、西晋时期氐族的迁徙.....	17
三、汉及前、后赵时期氐族的迁徙.....	20
第二章 前秦建国	26
第一节 枋头起兵.....	26
一、氐族苻氏的迁徙.....	26
二、枋头起兵.....	29
第二节 前秦建国.....	34
一、苻健开国.....	34
二、苻健击退桓温.....	40
第三节 苻生的统治.....	47
一、击灭姚襄.....	47
二、苻坚政变.....	50
三、历史冤案.....	54
第三章 前秦的政治与经济	64
第一节 封建制的政权及仪制.....	64
一、中央机构.....	64
二、地方行政机构.....	65

三、礼乐仪制	71
四、深受汉文化影响的苻氏集团	74
第二节 苻坚统治前期的政治	77
一、澄清吏治、强化中央集权	77
二、苻坚的用人和纳谏	86
三、重视儒学教育	92
四、优遇各族上层分子	95
第三节 关陇经济的恢复	100
第四章 苻坚统一北方	108
第一节 王猛灭燕	108
一、前燕概述	108
二、前秦和前燕的对峙	111
三、周密的战前准备	117
四、王猛灭燕	120
第二节 击灭仇池和取有梁、益	125
一、苻雅击灭前仇池国	125
二、吐谷浑及鲜卑乞伏部的降秦	123
三、取有梁、益二州	131
第三节 灭凉	137
一、前凉概述	137
二、前秦和前凉的和战	142
三、苟苌击灭前凉	144
第四节 灭代	147
一、拓跋部曲折的建国历程	147
二、苻洛灭代	152
第五节 吕光西征	160
一、吕光西征的原因	160
二、吕光西征	167
第五章 泾水之战	173

第一节 夺取襄阳和兵败淮南	173
一、夺取襄阳	173
二、兵败淮南	178
第二节 军事殖民	180
一、四公联兵及苻洛作乱	180
二、军事殖民	186
第三节 淝水之战	194
一、战前大争论	194
二、淝水之战	199
第四节 淝水之战的性质及南胜北败的原因	205
一、淝水之战的性质	205
二、淝水之战南胜北败的原因	223
第六章 前秦败亡	236
第一节 淝水之战后北方的形势	236
一、东晋北进	236
二、前秦分裂	238
第二节 前秦败亡	248
一、苻坚之死	248
二、苻丕败亡	255
三、苻登败亡	259
第七章 前秦的文化	267
第一节 经学、玄学和文学	267
一、经学和玄学	267
二、文学	268
第二节 宗教	270
一、道教	270
二、佛教	272
附录 前秦大事年表	282

第一章 汉晋之际的氐族

第一节 氐 族

一、汉代氐族活动地域

氐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殷商时期就活跃于我国的历史舞台。《诗经·商颂》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不敢来享，莫不敢来王。”其它先秦史籍，诸如《竹书纪年》、《逸周书》、《山海经》等也曾提及。其中个别史籍还开始涉及到了氐人的个别民族特征。《荀子·大略》可谓其中一例：“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垒也，而忧其不焚也。”《吕氏春秋·义赏》的意思相同，措词更明确：“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垒，而忧其死不焚也。”那么较原始的氐人和羌人一样，有火葬的习俗。

最早指出氐人活动地域的，无疑是《史记·西南夷列传》：“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①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开通西南夷，在其居住区设置了许多郡县：“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冉駹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巂郡(治今四川西昌东南)，筰都为沈黎郡(治今四川汉源东北)，冉駹为汶山郡(治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北)，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治今甘肃西和西南)。”越巂、沈黎、汶山等郡的设置，都与西南夷中各支有关，武都郡当无例外。因此，“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正确的诠释应为：以居住在广汉西部的白马氐设置武都郡。正由于此，《通典·边防·氐》中有关氐

^① 有些同志认为氐是西南夷的总称。我同意马长寿及黄烈先生的意见：氐是其中的一支。

人原始居地的记载就更直截了当：“氐者，西戎之别种。在冉駩东北，广汉之西，君长数十而白马最大。汉武帝元鼎六年，开，分广汉西部合为武都郡。”按当时的政区建置，武都郡的四至是东接汉中（治今陕西汉中东），南连广汉（治今四川金堂东），西届汶山，北邻陇西（治今甘肃临洮南）和天水（治今甘肃通渭西北）。

白马氐名称的由来，与白马水密切相关。《水经·漾水注》曰：“白水又东南径阴平（道）（甘肃汶县西北）故城南，王莽更名摧虏矣，即广汉之北部也，广汉属国都尉治。汉安帝永初三年（109年）分广汉蛮夷置。有白马水，出长松县西南而白马溪。”生活在这里的氐人因水得名，故曰白马氏。此时这里仍属广汉郡，直到安帝时才设置广汉属国。东汉建安年间，曹操西征张鲁，在此建阴平郡。这里应是白马氐人最早的活动场所。随着其生殖繁育，活动地域有所扩大，这里仍是白马氐人较集中的地方。

既然如此，汉武帝又是怎样以白马氐人为主开置武都郡的呢？《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为解此疑点提供了线索：“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或在汧、陇左右。”《北史·氏传》则曰：“汉武帝遣中郎将郭昌、卫广灭之，以其地为武都郡。”和越巂、沈黎郡的设置一样，武都郡的设置，也经历了一场酷烈的征服战争，迫使氐人奔窜四周，其中一部分进入冉駩夷的区域。《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冉駩生息的山区情况曰：“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继酷烈的征战杀伐而来的是强制性逼迁，被迁者不仅有白马氐人，还有其它各支氐人。因此，武都郡的设置，应是见诸史籍的氐人的第一次大规模逼迁。此举导致氐人的强烈反抗。“元封三年（前108年），氐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治今甘肃酒泉）”^①。《魏略》所说的福禄，实际上是酒泉的禄福。这里距氐人最早的活动地域将近千里之遥了。其较近的则被逼迁至汧水和陇

^① 《后汉书》卷86《氐传》。

山之间。也即说在汉武帝开置武都郡不久，氐人又遭到了第二次逼迁。由于这两次逼迁的时间极近，《魏略》便误认为一次了。

《史记》说氐人有10余支，《通典》说有数十支，究竟有多少支，今天已无从考辩。氐人部落较多，白马氐是其中最大最著名的一支，大体上不会有什疑问。除白马氐人外，其余各支的情况又如何呢？

西汉县级建置有县、道、国、邑的区分。《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曰：“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颜师古注释《汉书·地理志》陇西郡的“氐道”曰：“氐，夷种名也。氐人所居，故曰氐道。”可见，凡该志中冠有“氐”字的道，都是氐人生息活动的场所。据此，西汉时期的氐道，计有广汉郡的刚氐道（四川武平东）和甸氐道（甘肃文县西），蜀郡的湔氐道（四川松潘），陇西郡的氐道（甘肃清水）等。武都郡是氐人较集中的地方，但其下辖武都（甘肃西和西南）、上禄（甘肃西和东南）、故道（陕西凤县东北）、河池（甘肃成县）、嘉陵道（甘肃成县西北）、平乐道（甘肃武都东北）、循成道（陕西略阳西北）、下辨道（甘肃成县西）等九个县道，均无冠有“氐”字者，这又何解？马长寿先生据《汉书补注》指出，武都郡的故道，实际上是“故氐道”的简称。^①此说可信。至于其它县道，根据史实，亦可断定是氐人较集中的地方。如河池县又名仇池，有氐人万余落，为氐人聚居的一大据点，其后扬氏据此建立仇池国，是氐人所建的第一个政权。曹操平定张鲁时，命苏则“绥定下辨诸氐”。^②《三国志·魏志·杨阜传》载，下辨亦有氐人“万余落”。此外，天水郡的略阳（甘肃秦安东南）及兴国（甘肃秦安东北）也是值得注意的地方，兴国在汉魏之际有氐人万余落，^③西晋初年，略阳氐、羌“聚结”。^④这些地方应是昔日有氐人生息，才能发展到如此规模。

① 《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三国志·魏志》卷16《苏则传》。

③ 《三国志·魏志》卷30注引《魏略·西戎传》。

④ 《晋书》卷57《马隆传》。

总起来看，两汉时期的广汉郡和蜀郡的北部，汶山郡的东南部，以及武都郡、陇西郡、天水郡、酒泉郡等地，都是氐人生息活动的地区，难怪乎江统在其《徙戎论》里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徙扶风（治今陕西泾阳西北）、始平（治今陕西兴平东南）、京兆（治今陕西西安西北）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①

二、氐族的经济生活及若干特征

《史记》谈及西南夷时，对其中较大各支，大都夹叙其经济生活及特征，唯独氐人例外，除记载其地著外，别无它言。最早涉及氐人经济生活及若干特征的史籍，首推《魏略·西戎传》：

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其种非一，称盘瓠之后，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号曰盍雅，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于羌……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

氐人何时开始农业定居生活的，现在不清楚。秦汉时氐人已是农业民族，应该没有什么疑问。《风俗通义》曰氐人“乐在山谿”，“乐”倒不见得，在汉族统治阶级的排抑下，氐人在自然条件优越的平原地区难以生存，只有选择山谿两岸居住。山谿多水，证明他们已在从事农业。白马氐人最初活跃在白马河两岸已如前述。下面再看看《汉书·地理志》有关氐道的文字，可以发现情况大体类似：甸氐道，“白水出徼外，东至葭萌入汉。”刚氐道，“涪水出徼外，南至垫江入汉。”湔氐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

^① 《晋书》卷50《江统传》。

所出，东南至江都入海。”武都，“东汉水受氐道水，一名沔”。氐道，“禹贡养水所出，至武都为汉。”等等。总之，氐人所选择的定居场所，正是西汉水、白龙江、涪江上游的河谷地带。在山区，也只有这种河谷台地，才最利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农耕生活。氐人被逼迁酒泉后，能在绿福定居，也是由于这里水源充足，利于农耕：“呼蚕水出南羌中，东北至会水入羌谷。”在日后数百年的历史中，仇池历经变迁，始终是氐人的一大据点，与仇池水源充足、有足够的土地可以开垦、地产盐土，是战乱时期避难的理想桃源密不可分。“仇池山上有百顷地，平如砥，其南北有山路，东西绝壁百仞……一人守道，万夫莫向。山势自然有楼橹却敌之状……上有岗阜泉源。”^①

氐人农业生产的水平相当高。《南史·西戎传》曰氐人“地植九谷……种桑麻，出绚绢布漆蜡椒等，山出铜铁。”大体当时北方种植的各种谷物，氐人都有生产。

氐人积累了大家畜饲养的丰富经验。牛马驴骡除用于运输外，更多的是用于农业生产。“善田种”的“善”字，含义相当广泛，农耕使用畜力，应为其内容之一。在大家畜饲养中，氐人更善养马，因而《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氐人“出名马”。

直到魏晋之际，南方汉族人民仅止“饭稻羹鱼”，粮食品种单一，而且较长时间内停留在“火耕水耨”的低水平上。两相比较，氐人农业生产的水平甚至高于南方汉族人民。汉魏之际，粮荒严重，曹操的屯田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关中屯田较晚，先经李傕、郭汜之乱，又遭韩遂、马超之害，破坏之残酷，前所未见。粮荒极难解决。于是，掠夺氐人的粮食就成了曹操大军西出的经常之举。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亲征张鲁，派遣张既“别从散关（陕西宝鸡西南）入讨叛氐，收其麦以给军食。”^②次年，夏侯渊

① 《太平御览》卷44引《三秦记》。

② 《三国志·魏志》卷15《张既传》。

进击下辨，又收“氐谷十余万斛”。^①下辨氐人只有万余落，平均每户被掠十余斛，氐人农业生产的水平，于此可见。

与所有农耕民族一样，家庭手工业是氐人手工业中首先发展起来的部门。《说文》曰：“绨，氐人殊缕布也。”“紩，氐人属也。”这类纺织品为汉人所知，并保留氐人对其的名称，当以有部分产品行銷汉人地区，并以质量见佳为其前提。《魏略》说氐人“俗能织布”，估计氐人也以男耕女织为其经济生活的主体。

氐人衣服的颜色有白、青、绛多种，它表明，随着家庭纺织业的发展，氐人已掌握了染色技术。

氐人是一个善于进取并吸收其他各族优秀文明的民族。《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就说氐人“有麻田”。估计至迟南朝初年，氐人已种植桑麻，出产绢等丝织品了。冶铜铸铁这时也有所发展。

氐人的副业生产丰富多采，除养猪外，还养蜂取蜜、割漆、刮蜡、种椒等，有的可以调味，有的用于建筑，有的为了照明。^②

氐人很早就和外界保持着商业交往。《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曰：“氐人勇慾抵冒，贪货死利。”经商相当精明，除了换取其经济生活的必需品外，更多的是为了谋利。《华阳国志·大同志》记载，西晋时，“（武都氐王杨茂）子难敌遣养子适贾梁州，私买良人子一人。（张）光怒，鞭杀之。”《资治通鉴》卷88说得更清楚：“难敌遣养子贩易于梁州”。看来只要有利可图，什么都可以成为其商品。氐人豪贵参与战争，也往往以取夺财货为目的。如梁州刺史张光在镇压汉流民起义时，亟盼杨难敌助战，杨难敌乘机提出了财货的要求。当流民领袖杨武给予大量财货，声称流民的珍宝均为张光所掠时，杨难敌立刻倒戈，导致张光惨败。

上述情况虽极难判断氐人的社会发展阶段，但私有制观念

① 《三国志·魏志》卷9《夏侯渊传》。

② 参见黄烈先生：《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在氐人社会生活中早已植根，氐人中贫富分化及阶级对立已相当明显，当无任何疑问。氐人中已不乏家富“千金”^①的大财主了。

氐人共同的爱好及习俗是：服色尚白、青、绛，妇女皆编发。“妇人嫁时著袒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袒露有似中国袍……其嫁娶有似于羌。”其平时的穿戴也很有特色：“著乌皂突骑帽，长身小袖袍，小口袴、皮鞚。”^②服式、仪制、习俗虽然承袭传统，但往往随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就丧葬而言，过去氐人火葬，魏晋时转向土葬。其婚娶过去类似羌，南朝初年“婚姻备六礼”，^③更类似于汉。尽管如此，《魏略》的记载毕竟说明氐人有共同的爱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共同心理状态。《华阳国志·大同志》载，杨难敌抱怨张光斩杀其养子时说：“使君初来，大荒之后，兵民之命，仰我氐活……”寥寥数语，强烈的民族意识已溢于言表。

“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氐人政治首领出现得较早。这些首领大都得到中原王朝的认可，并享有一定的特权：“武都氐人背公孙述来降者，（马）援皆上复其侯王君长，赐印绶。（光武）帝悉从之。”^④从苻洪祖先“世为西戎酋长”，^⑤吕光祖先“世为酋豪”^⑥等来看，氐人政治首领的世袭制早已确立。由于自汉武帝开通西南夷以来，氐人就“都统于郡国”，和汉族人民交错杂居，成为封建政府的编户，所以氐人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王”。这类情况既说明氐人有较强的凝聚力，也说明其氏族制度的残余较严重，汉魏之际，称王的氏族豪酋之多，是其它各族望尘莫及的。所以如此，关键是当时的统治者力图利用酋长们的威望，加强对氐人的控制，造成氏族制残余的逆转。

①⑤ 《晋书》卷112《苻洪载记》。

②③ 《南史》卷79《西戎传》。

④ 《后汉书》卷24《马援传》。

⑥ 《晋书》卷122《吕光载记》。

氐人相互间称“盍雅”，在部落内说氐语。但《魏略·西戎传》却说其语言“及羌、杂胡同”。氐人有无独立的语言便有疑问。《通典·边防·氐》“语不与中国及羌胡同”的记载，才解决了这一争议。尽管在唐代氐人已不多见，此时所存有关氐人的资料及见闻远比今日丰富，杜佑治史历来以严谨著称，他这样的记叙当有所本。它证明《魏略》“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的前一个“同”字是衍文。大多数同志指出氐人有独立的语言，我是同意的。

总之，历经先秦以来数百年的发展，氐人已形成了一个较为固定的居住区域，长期过着农业定居生活，有自己独立的语言、习俗和爱好，有较强的凝聚力和民族感情，凡此，都说明至迟在秦汉时期，氐人就以一个独立民族的姿态出现在我国历史舞台上

了。

最后，有必要说明一下氐羌和氐汉之间的关系。

氐族和羌族自古以来就十分密切，因而史籍中往往氐羌并称。直到魏晋时还是如此。原因在于他们同属“西戎”系统。在氐人的生活区，几乎都有羌人混杂其间。武都、阴平是较原始的氐人发源地，《汉书·地理志》曰：“武都地杂氐、羌”。《华阳国志·汉中志》谈及武都时并无变更，而是说该地“多羌戎之民”。汉代统治者逼迁氐人于酒泉，同样“分徙其羌远至酒泉、敦煌”。阴平“多氐叟”，可又是黑羌、白水羌和紫羌生育繁息的所在，因此“胡虏风俗、所出，与武都略同”。既然如此，氐族深受羌族影响乃是势所必然。但这两族毕竟有明显的区别。有关论述很多，概而言之，有如下几点：

1. 有各自独立的语言。

2. 经济生活不同。氐族早就是农业民族，羌族则是游牧民族。直到魏晋时，转向农耕的羌族数量仍然有限。经济生活的差异，决定了彼此居住状况。《南齐书·氐传》曰：“氐于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北史·宕昌羌传》曰：“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羖羊毛覆之。”党项羌

的屋室同于宕昌羌：“织牦牛尾及羖羝毛为屋。”以游牧为生的羌人，据《南齐书·河南传》，则大都“以毡庐百子帐为行屋。”

3. 习俗爱好不同。氐人服色尚青、绛、白。史籍中不见羌人崇尚什么颜色。氐羌关系密切，如羌人服色和氐人所尚一致，文中该当氐羌并提。所以虽不知羌人服饰崇尚何色，但和氐人崇尚的服色不同，则是无疑问的。氐人服式已如前述，羌人大都“衣裘褐”。^①氐族妇女编发，出嫁时穿袒露；羌人妇女“被发覆面”，^②出嫁时披“大华毡为盛饰”。^③羌人有蒸母报嫂的风习，“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釐嫂，故国无鳏寡。”^④北朝后期还是如此：“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继母、世叔母及嫂，弟妇等为妻。”^⑤史籍未见氐人有此类记载。人伦是汉族极为重视的内容，史籍只字未及，可以断定氐族没有。

氐汉两族都是农业民族，自汉武帝开置武都郡后，氐族又都置于郡县之下，和汉族杂居。汉族是经济文化最先进的民族，落后者向先进者看齐，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因此，氐族受汉族的影响更甚于羌族。氐人“姓如中国（即汉族）之姓”，是一个很突出的表现。

史籍所见氐人的姓有齐、苻、蒲、姜、杨、雷、梁、窦、吕、毛、王、鱼、苟、强、樊、隗、啖、屠、单等，都是单音节，确实和汉族相同。《魏略》说氐人“各自有姓”，恐怕未必尽然。魏晋时拥众万余落的兴国氐王阿贵姓什么，史籍中就难寻觅。在上述姓氏中，齐、杨、苻、吕等较早见，其余大都为后出之姓。至于蒲氏，在苻洪改“蒲”为“苻”后，这个姓就消失了。氐族中最常见的姓有苻、姜、梁、杨、齐、吕、强、樊等，这些可以说是氐族中的大姓。

① 《南齐书》卷49《宕昌羌传》。

②④ 《后汉书》卷87《西羌传》。

③ 《通典》卷189《边防·西戎·总叙》。

⑤ 《北史》卷96《宕昌羌传》。